法鼓法音❻

法鼓山的傳承

承先啟後的中華禪法鼓宗

聖嚴法師著

提出「中華禪．法鼓宗」的目的，
可說是爲了期勉法鼓山的僧俗四眾，
以復興「漢傳佛教」爲己任，擔負起
承先啟後的使命和責任，以利益普世的人間大眾。

目錄

承先啓後的中華禪法鼓宗

前言 —— 4
我的使命與責任 —— 5
承先啓後 —— 8
中華禪法鼓宗 —— 19

前言

這本小書，是集合我兩年來所講的一篇節錄稿及兩篇中心稿而成，因爲都是闡述我個人對於漢傳佛教的使命感與責任心，說明中華禪法鼓宗的淵源、因緣和目的，也是敘述我建立法鼓山教團的宗旨和目的。由於年事漸高，對於身爲漢傳禪佛教的臨濟、曹洞兩系法裔的我，若未能在我住世之際，見到漢傳的禪佛教快速復興，至少也要將此一使命和責任，寄望於法鼓山的僧俗四眾，來持續地推動，以之來利益普世的人間大眾。

我的使命與責任

晚近因爲有人指評漢傳佛教的缺失，是在於沒有修證次第及教學次第，甚至也不合印度阿含、中觀等之法義，於是便有人對於漢傳佛教失去研修的信心。其實並非如此簡單地便可將漢傳佛教揚棄，如若眞的如此不堪，漢傳佛教兩千年來的光輝歷史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
聖嚴一生所致力者，似乎涵蓋禪、淨、律、密以及各宗各派的教理教史，相當龐雜，其實我一向不會只爲了學問的研究而作研究，必是爲了佛法的實用而作研究，是爲了使得傳統的中印佛教諸宗，如何落實到現代人的一般生活之中，如何使得多數的現代人看懂，而且能應用佛法的智慧，是我畢生的使命和責任。

我們知道，佛教原同一味，即是解脫味，唯其經歷印度大小乘諸論師以及中國諸宗各大善

知識的整理、修證、體悟，而化爲文字的寶典，都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資糧。只緣我是漢傳佛教的子孫，必須珍惜漢傳佛教的遺產，故自我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伊始，即以「立足中華，放眼世界」，作爲所訓的開端語。我們若拋開了漢傳的華文佛教而高談與世界的現代佛教接軌，恐怕很難找到自己被他人尊重的立場了！

既然有人指責漢傳佛教之流弊，也就有人否定漢傳佛教之價值，並主張以印、藏佛教來取代漢傳佛教，或以之來批判修正漢傳佛教。我則不然，我是承接印度佛教根本思想，肯定藏傳佛教優良面，卻以漢傳佛教作爲立足點，漢傳佛教之好是在於有其消融性、包容性、適應性、人間的普及性以及社會的接納性。因此我是將印度佛教（包括巴利語系）乃至藏傳佛教引爲漢傳佛教的源頭活水，來滋潤助長漢傳佛教的發揚光大於現今及未來的世界。否則若以印度佛教及他系佛教來批判修正漢傳佛教，便

等於爲漢傳佛教舉辦告別式了。這種態度不僅是人類智慧遺產的損失，也是佛教歷史的憾事。何況人類文化的歷史是向前演進的，一定有其演進過程的必要性及合理性，如果再把歷史倒轉來走，回到其源頭豈不是僅剩下根本的原始佛教，而凡是發展的部派佛教以及印、漢、藏的各派大乘佛教，都要被修正或拋棄了呢？

（撰寫於2006年4月下旬，摘錄自〈天台四部止觀導讀序〉）

承先啓後

法鼓山存在的意義與使命是「承先啓後」。現代人的自我中心非常強，不少人都抱有發揮自己所長及所能的雄心壯志，如果是以承先啓後的角度而言，的確值得鼓勵；如果以推翻前人的貢獻而另起爐灶，是不足取法的。以現代的自然科技而言，若不推翻前人的觀點，便無法呈現自己的創新。可是人類的歷史、文化，就是不斷地在「承先啓後」，我們運用先聖先賢的智慧而走出新的路來，特別是作爲一個佛教徒，如果說拋開佛及祖師們的智慧，全由自己開創，那便是新興宗教而不是佛教了。我曾經在二〇〇四年九月爲常住大眾上四堂課，我講的是佛教，發展的佛教，中國的佛教，也就是漢傳的佛教，漢傳佛教之中的禪佛教，然後從法鼓山的禪佛教跟世界接軌，被世界的佛教接

受，成爲未來世界整體佛教中的一大主流。

釋迦牟尼佛時代之後，漸漸成爲發展的佛教，在印度成爲小乘阿毘達磨的、大乘中觀的、唯識的、如來藏的，然後輸出到南方成爲南傳佛教，到漢地成爲漢傳佛教，到藏地成爲藏傳佛教。漢傳佛教又發展出十大宗或八大宗，禪宗便是其中之一。其實禪宗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，可是在發展變化之中，不會放棄釋迦牟尼佛的根本原則。那便是《緣起經》以及《稻芊經》等所講的：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。」也就是說，發展佛教的各系各宗，都是從緣起思想開展出來的，見緣起法即是悟道，悟道即等於見到了佛。爲什麼有發展的佛教？是因佛教從印度恆河流域傳到南方及北方，傳到漢地及藏地，接受到當時當地的文化背景的刺激，以及因應當時當地社會的需求而發展出來的。本來的佛法，並沒有大乘、小乘之分，可是到後來就發展成爲部派佛教及大乘佛教。

漢傳佛教是不是脫離了印度佛教？不是！漢傳佛教是依據印度的大小乘佛教發展出來的。但是，中國這個漢民族，乃至今天這個世界的大多數人也是一樣，對於如來藏佛教思想是比較容易接受的。對於中觀、唯識，那是較偏於學問的、思辨的佛教，而不容易成爲普遍信仰和實踐的佛教。如來藏的信仰是怎麼出現的？在《楞伽經》裡就是這樣講的，大慧菩薩問：「云何世尊，同外道說，我（佛）言有如來藏耶？」佛說：「大慧！未來現在，菩薩摩訶薩，不應作我見計著，……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，令離不實我見妄想，入三解脫門境界。」佛的意思，如來藏是對計我外道的方便說，使外道們認爲如來藏好像跟他們所執的神我一樣，而來接受佛法，然後轉變他們，進入佛門以後，就告訴他這是無我如來藏、是空如來藏。

漢傳佛教在隋唐時代的鼎盛期，沒有什麼如來藏與神我的問題，大家都是信心十足；到了

宋明以後，就被儒家的學者們長期攻擊，佛教漸漸衰微，研究佛學的人稀少，實踐佛法的人寥落，留下僧尼及寺院的空殼子，便與俗化的民間迷信合流了。因此，印順長老有一本書，那是檢討中國佛教的。那也是我從小就講的：「佛教這麼好，知道的人這麼少，誤解的人這麼多。」漢傳佛教的現象，被人指責；漢傳佛教的智慧，被人忽略，都是誤解了漢傳佛教，以致有不少人對漢傳佛教的義理及實踐不能生起信心。

印度佛教傳到了漢地，就是漢傳佛教，由於漢地的本土文化主要是以道家及儒家爲背景，中、印兩股文化的互相激盪，儒家產生了宋明理學，佛教產生了以如來藏思想爲主流的各大宗派，禪佛教則是帶有漢傳諸宗之長，並且加以素樸化及生活化了的集大成者。漢傳佛教諸宗的諸大師們，是用儒、道二家作爲營養和工具，而把印度的佛教在漢地蓬勃發展開來，形成本土的漢傳佛教。

我們大家必須在承先啓後的原則下，將漢傳佛教建立爲法鼓山的主體，我們是承繼中國大陸的禪宗，但已不是十九世紀中國大陸那樣的禪宗。那時的中國禪宗，是山林式的，尚沒有接觸到南傳及藏傳佛教的優良面及實用面，但是我接觸到了，同時我也接觸到了韓國、日本，乃至越南的禪佛教。我把這些新見聞，運用在傳統的禪法之中，故當禪修者初用話頭不得力時，可以用呼吸法、可以禮拜、可以經行、可以念佛等等方法作輔助。還有，默照禪在中國已經失傳八百多年，但是，我在日本曹洞宗的禪堂看到，我也參加了他們稱爲「只管打坐」的修行，實則便是默照禪的別名。我到美國後也接觸到南傳的內觀禪。我把它們分析整合起來，便是法鼓山所傳的中華禪法。同時我在閉關修行的時候，用的即是類似於默照禪。因此我把話頭禪及默照禪整理之後，便在頓中開出次第化的漸修法門，是任何根器的人都適合用來起信實修的好方法。在修證過程

中，我也標明了從淺至深的四個階次，那便是散亂心、集中心、統一心、無心，每一階次各有修行及進階修行的方法。這是經過我幾十年的練習整理以後，把漢傳佛教的禪法重新發揚光大的。

有人懷疑禪法的修行者是否會排斥淨土念佛？對我們法鼓山而言，這是多餘的疑慮，因爲我是非常重視淨土念佛的，而我自己也是經常勸人念佛，也出版過幾本宣揚淨土念佛的書；我們打禪七，也打佛七，且有念佛的禪七，我們已將念佛法門收攝到禪修法門中。也許有個別的禪宗人士不念佛，法鼓山的禪佛教，則主張有四種淨土：人間淨土、天國淨土、他方佛國淨土、自心淨土（自性淨土），怎麼會懷疑我們排斥淨土念佛呢？

我們法鼓山之所以有法鼓山，實際上是跟東初老人有關係，他的遺囑交代我，希望我找一塊山坡地來辦佛教教育，這份遺囑現在還在，請查看我的〈師恩難報〉這篇文章。不過我的

原則是：老和尚留下來的人我不敢動，老和尚留下來的錢我不敢動，老和尚留下來的土地、房產我絕對保護它，但是，老和尚的遺志我盡力而爲。我就在篳路藍縷之中，發願要辦學，最初是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。東初老和尚的遺願，也是我自己的主張：「今日不辦教育，佛教便沒有明天。」可是興辦佛學研究所我有我的理想，我沒有用研究所的同學作爲我的儀仗隊，沒有用研究所的同學來替我募款，沒有運用研究所的同學替我做佛事、應酬信徒。其實如果學生不爲辦學的常住服務，常住怎能維持？辦學的經費從何處來？但是我堅持要給研究所的同學、老師，好好讀書，好好教書，寧可我去向信施哀求，也不要麻煩他們。這個呢，我是對的，但好像也是錯的，這樣一來，研究所的同學、老師，跟我們的常住大眾幾乎是脫節的。對我而言，這是非常艱苦的事，但是我要感謝一直追隨我的僧團大眾，協助、支持我辦研究所已二十多年，爲寺院提供各種各

樣的服務，特別是在建設法鼓山的過程中，我們僧團大眾的每一位，都爲我負擔了各部分的工作。我又要因此而在這裡感謝我們的僧團大眾及十方信施，由於我們的研究所辦得不錯，聲譽很好，就有了法鼓山這個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出現了。

我們山上，現在看起來好像已經不錯了，但是自從有了這塊山坡地以來，今年是第十七年了，我每天都好像是坐在一只火鍋上面，不管人在國內或國外，經常有問題找到我，而且還不能光等待問題來找我，我必須不斷地思考著，會有哪些問題不要讓它出現。我又得不斷地思考著，要開創出哪些新局面，如果不開創，我們就落伍，社會大眾就不睬我們了。

現在的法鼓山看來是不錯，長得很自然，很高雅素樸。可是，從布局、設計、施工、選建材到完成，每一個階段，都得花上大量的心血。爲了堅持「本來面目」的環保理念，問了許多人，走了許多國家，看了許多古今東西方

的大建築物，讀了許多與古建築相關的書刊。結果在施工到驗收過程中，往往還會弄得七零八落。於是請來專家指導，進行第二次施工。特別是幾棟主體建築，例如第一演講廳、禪堂、國際會議廳，前後找了多位設計師，他們慢慢地配合著我的想法後就做出來了。

經過十六年，從整地、地下工程、地上建築到竣工爲止，我是經常要與工程人員開會討論的。最後總計完成二萬五千坪（八萬多平方公尺）的樓地板面積建築物，包括：教育行政大樓、圖資館、國際會議廳、大殿、副殿、紀念館、接待大廳、合署大辦公室、兩大齋堂、大廚房、國際宴會廳、禪堂、男女眾宿舍、教職員貴賓研究生宿舍，還加上兩口地下化的儲水槽。

山上已完成及將完成的景觀周邊工程，除了由淡金公路入山的聯外道路，園區主道路有法印路及曹源路，支道路有雙環路、直心路、資糧路等；公園有男寮、女寮、禪堂、教職員宿

舍、開山觀音、祈願觀音、來迎觀音、法華鐘、三門大石等九座。另有朝山步道七條，包括臨龍溪東西兩側的臨溪步道、生命公園銜接藥師古佛的環山步道、法華公園步道、祈願觀音公園步道、開山觀音公園步道、木棧步道，還有各建築群之間的連廊三條。全山主要溪流已整治的有三條，那便是法印溪及曹源溪，到山門匯集合流進入龍溪。

未來的法鼓山，除了現有的中華佛學研究所，還有法鼓佛教研修學院、法鼓人文社會學院、僧伽大學，最後發展成爲法鼓大學。（編按：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於二〇〇七年開始招生，後於二〇〇八年更名爲法鼓佛教學院，並於二〇一四年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合併爲「法鼓文理學院」。）

今後的佛教研修學院，雖像佛研所一樣，分有印度、漢傳、藏傳三組，但是出家人、學生的生活管理及生活方式，必須是漢傳佛教的。在我們同一個山上，如果分成不同的生活規範

或者生活的管理法，那將來會很麻煩。譬如飲食，南傳和藏傳的如果要求吃葷，我們要絕對禁止。如果在我們的宗教研修學院裡面分成印、漢、藏三系，要設兩個廚房，一個廚房供素食，一個廚房供葷食，會對信眾沒有辦法交代。法鼓山是由漢傳佛教的僧團經營，我們的信眾主要也是支持漢傳佛教，我們可以接受南傳、藏傳佛教的人士來修學，但其生活的管理方式一定得接受漢傳禪佛教的，此事在法鼓山上，必須永久堅持。

以下是叮嚀：山上的每一項硬軟體設施、房屋建設、空間用途、道路配置、景觀設計等，都是經我及十方護法大德們費盡心血奉獻出來的，既然承先啓後，法鼓山的子孫，可以在此基礎上做得更完美、更好用，切不可爲了表現個人的聰明意願，便廢掉了既有的，改變成自己想要的。那是否定傳承，而非承先啓後了。

（2006年2月21日，講於「僧活營」）

中華禪法鼓宗

宗教⟶佛教⟶漢傳佛教⟶禪佛教

一、法鼓山禪佛教的宗教師

這次要講的主題是：「宗教裡的佛教，佛教裡的漢傳佛教，漢傳佛教裡的禪佛教，禪佛教裡現代法鼓山弘揚的禪佛教」，以及如何從法鼓山所弘揚的禪佛教，而跟今天世界的佛教、未來整體的佛教相互接軌。

我希望我們的常住眾能夠有一個共識，這個共識是什麼？「我們是宗教師」，即佛教的宗教師，漢傳佛教的宗教師，漢傳禪佛教的宗教師，漢傳禪佛教裡法鼓山禪佛教的宗教師。

1.法鼓山的宗教師是做什麼的

法鼓山禪佛教的宗教師是做什麼的？是要實踐及傳揚漢傳佛教裡的禪佛教，而與現在的以及未來的世界佛教接軌，從而貢獻漢傳佛教，

協助全球人類，不論是不是願成爲佛教徒，卻都願意接受此非常實用、活用的生活智慧。目前我在東西方社會，已經做著這項工作，而且效果良好，因此這是我們的責任，我們必須培養共識。

因爲我發現，我們的常住大眾對於我們的定位不清楚，對於我們教團的過去不了解，對於我們現在的處境不明白，對於我們未來的方向目標不確定，這是非常危險的。由於這樣的不清楚和模糊，甚至於覺得徬徨。如果大家缺乏共同的立足點，沒有群體的使命感，那對我們的漢傳佛教、對我們的團體及個人，都是一個很大的危機！

既然已來出家，既然已選擇了法鼓山來出家，既然是依止在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受教育，就要對自己的定位、自己的立場、自己的使命要很清楚，否則，我們隨時隨地都可能因了個人的名聞利養而轉換軌道，隨時隨地就迷失生命的方向，拋下教團的責任。

2.世界傳統宗教的現況

現在我要跟諸位報告一個數字。諸位知道今天這個世界有多少佛教徒嗎？諸位知道傳統的宗教有哪幾種？今天全世界的佛教徒以及漢傳的佛教徒有多少？我在這裡向諸位約略地介紹一下。

世界性的傳統宗教據說有十種，但以少數人的宗教佔多數。多數人的宗教，首先是天主教，包括：東正教（舊教）、基督教（新教），加起來約有二十億人口；其次是伊斯蘭教約九億到十億人口，印度教約三億到四億人口，佛教徒則不到二億人口。

佛教徒主要分布在哪裡呢？分布在印度、西藏、蒙古、尼泊爾地區的，多數爲信仰藏傳佛教的佛教徒，他們在全世界加起來只有六百萬人。在泰國，百分之九十八是佛教徒，另外百分之二是基督徒及穆斯林。在斯里蘭卡，佛教徒的人口少於基督徒；這聽起來滿奇怪的，當地應該佛教徒居多數，但比例上佛教徒是少

的，基督徒反而多一些。再看越南的情形，也是天主教徒多於佛教徒。比例上佛教徒較多的是柬埔寨和緬甸，很可惜都是很小的國家，人口有限。韓國的基督徒多於佛教徒。日本看起來佛教徒很多，寺廟和宗派不少，可是絕對多數人是神道教而不是佛教；神道教是根深柢固的民族宗教，因此，日本雖有很多的佛教大學和佛教徒，但其多數人口是神道教徒。

我們也來看一看中國大陸的情形。在中國大陸，正信的三寶弟子不會有多少人。眞正佛教徒的意思是受過三皈五戒的人；到各個寺院去燒香、求籤是民間信仰，不一定是佛教徒。我到大陸訪問的時候，凡是人山人海之處，一般民眾對出家人是不會恭敬的，他們不知道出家人有何用處。譬如我到了某某名山，有大和尚陪著我在山上參觀，但是一路上遇到的遊客，沒有人認識這個大和尚，他們不會在乎他是誰，也不會在乎我是誰，他們的目的是在那裡拜拜、燒香、旅遊。像這些人不能算是正信的

三寶弟子。

現在漢傳佛教存在眞正的三寶弟子，以人口比例來說，是以臺灣最高。就是臺灣全部人口都變成佛教徒，也僅是二千三百萬人。你們猜猜今天臺灣的佛教徒有多少？有一份資料是《人間福報》在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五日的報導：根據內政部的一項統計，到二〇〇三年年底爲止，臺澎金馬地區總共有一萬一千四百六十八座寺廟，信徒總人數達九十八萬人。這眞是不可思議的統計！爲什麼？

3.漢傳佛教的危機

因爲像我們法鼓山，並不是一座寺廟，農禪寺雖是寺廟型態，但是我們的信徒人數登記不多；又譬如齋明寺、紫雲寺，信徒登記的人數也很少。此外，臺灣佛教界幾個大團體也都不是寺廟，而是宗教法人團體，稱爲某某佛教基金會，這些怎麼統計呢？再者，所謂寺廟也包括一貫道、道教在內，其中又以道教居多，佔78.4%，佛教其次，佔19.91%。在比例上，佛教

的寺院與道教的民間信仰仍相距懸殊，因此佛教徒究竟有多少呢？

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，凡是曾經護持我們，有過一次捐款的人，便視作我們的信徒，目前約有五十五萬人，但其中在我們道場皈依三寶的不到二十萬人。我們這個團體已經是不錯了，那些捐款給我們的信眾之中，有的已在其他道場皈依，有的沒有皈依。因此，我們聽到某某團體已有信眾一百萬人，某某團體有四百到五百萬人，這些數字我是相信的，但不都是受了三皈五戒的正信三寶弟子！

再就出家人來講，臺灣每年的齋僧大會，北中南都會辦，有的齋僧大會到了四、五千人應供，南部四、五千人，北部、中部也各有四、五千人，全臺加起來有一萬五千人。我虔誠祈禱，這些趕齋的僧尼都成爲龍象人才的宗教師。我在世界各地行腳，也經常參與各宗教之間的會議，我所看到的佛教宗教師非常之少，漢傳佛教的華僧更少，反而是南傳、藏傳、日

本、韓國和越南的出家眾都比我們多些，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省思。

從世界各國及各大宗教的角度來看，漢傳佛教的危機是非常重的。但是，我們卻有不少的出家眾認爲，漢傳佛教已經沒有希望了，最好趕快去學藏傳佛教、趕快去學南傳佛教，最好是做喇嘛，或者是到南傳佛教重新受比丘戒！試問這樣一來，漢傳佛教還有前途和未來嗎？雖然我曾經講過：「佛教都是一樣的，南傳也好，藏傳也好，只要他們存在，縱使漢傳佛教不存在了，佛教還是住世的。」但是我講這話的時候，內心是很沉痛的。

漢語系的漢傳佛教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、第二母系，韓國、日本、越南以及東南亞的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，甚至於包括印尼的佛教，都是從漢傳佛教發展出去的，如果我們母系的佛教很衰微，至少也會影響華人海外佛教的前途。

漢傳佛教的智慧、漢傳佛教的功能、漢傳佛

教的性質，是最具包容性與消融性的，它賦予了佛教積極住世、化世的精神，所以現在提倡「人間佛教」的，主要是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漢傳佛教。這點請諸位認清楚，希望大家對漢傳佛教有信心。

然而漢傳佛教之中，只有禪宗最具有持續性、普及性的教團和教化功能，其他諸宗多半不具備這一特質，此在藏傳及日本等國的佛教則不成問題。因爲他們的寺院有派內的延續和傳承，不會由於住持的更換，連宗派的歸屬也跟著換。對這一點，漢傳佛教寺院的穩定性相當脆弱，所以必須特別小心。

二、佛教與宗教

1.宗教的功能

宗教的功能是什麼？宗教的功能是屬於信仰的層次，讓人在徬徨無依、無可奈何的狀況下有希望，在茫然不知所以的生活之中有未來感；對於生活中無法解決的問題，非知識學問

所能解決的問題，世界上常常會發生，生活裡常常會遇到，只有去尋求宗教的信仰來幫助人們，讓人們身心能夠得到安定，社會得到和諧。因此，宗教是安定人心、安定社會的一種信仰和力量。

其次是對於我們心外、身外的自然環境，以及過去、現在或者生前、死後的問題，即「究竟我是誰」的探索。在這方面，如果有深刻的宗教信仰，便不會有問題；一個人若能在宗教上得到答案，就會覺得生活有意義，生命有方向。

因此，不論民間宗教、原始部落的宗教，或者是傳統的世界性大宗教，多多少少都會有這種功能。佛教也有這種功能，例如有人害病的時候、遇到災難的時候，我常勸人念觀世音菩薩，也有人念地藏王菩薩、阿彌陀佛、藥師佛等，或者爲了求智慧而念文殊菩薩，凡是有所求的信仰和現象，全都是宗教信仰的層次。所以，佛教也是宗教的一種，信仰佛教也能夠達

成宗教的功能、效果和利益。因此我說，佛教的出家眾就是佛教的宗教師。

2.佛教與一般宗教的不同

佛教與一般宗教有何不同？佛教與一般宗教之間，既有共同處，也有差異處。

佛教的特色，從宗教信仰的層次來講，可以是他力的，也可以是自力的。如龍樹菩薩在《十住毘婆沙論》中提到的易行道和難行道。易行道重於他力，主要是仗著阿彌陀佛的願力救拔，配合自己的信願行而往生淨土；難行道則重自力，以自己的力量修持六度萬行，其間歷經三大阿僧祇劫而達到福慧圓滿的佛果。然而凡是神教信仰，不論多神教也好，一神教也好，都是重視他力的，主張人不能成神，更不能超越神；人只能接受神的愛而被救濟上生天國，被召回神的國度。

佛教在易行道的他力救濟之外，尤其重視個人的自力修行，即是各種道品次第的修持，能有多少工夫就有多少成就。佛教徒之所以稱其

他宗教爲「外道」，指的便是向自心之外求道。

在修行佛法的過程中，如果對自己的信心不夠，祈求佛菩薩的接引到佛國淨土，這是他力救濟，這也很好，在漢傳佛教之中，修行念佛法門的人特別多。至於求生西方淨土，算不算是外道？當然不是，淨土法門是一種過程，到了佛國淨土之後，還是繼續在修行，直到見佛聞法，悟得無生法忍，證入不生不滅的空性，這在外道是不會有的；而且解脫之後，依舊倒駕慈航，還入娑婆，廣度眾生，那便與自力的難行道殊途同歸了。

佛教最重要的特色是「緣起」，它的內容是四聖諦、十二因緣。四聖諦就是苦、苦集、苦滅、滅苦之道。苦是結果，苦集是因素，苦滅也是結果，滅苦之道則是滅苦的因素，這就是因果。苦集與苦是生死流轉的因果關係，滅苦之道與苦滅是生死還滅的因果關係。生死的因果是十二因緣，十二因緣從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，

實際上就是苦和苦集。如果修道就能夠斷無明，無明滅以後，行滅；行滅以後，識滅；識滅以後，名色滅；名色滅以後，六入滅；六入滅以後，觸滅；然後，受滅、愛滅、取滅、有滅、生滅、老死滅，就是十二因緣的還滅，也就是修八正道或三十七道品而斷苦的因緣。這是佛法根本的教義，叫做因果因緣。十二因緣的兩重因果，一重是流轉的因果，另一重是還滅的因果，即緣起和緣滅。

3.佛教的發展與流布

佛教從釋迦牟尼佛開始，佛世叫做「根本佛教」，佛滅後至百年叫做「原始佛教」；也有人合稱前兩者爲「原始佛教」，乃是教人如何實踐佛法的一個團體。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不同，主要是宣揚佛所說的四聖諦、十二因緣法和因果法。

修道是滅苦的方法，修道的內容則是修道品次第的八正道，可歸納爲「戒、定、慧」三無漏學。要得無漏的解脫，就要修八正道，這是

根本佛教，然後根據戒、定、慧而發展。然因佛陀的弟子們沒辦法全然普遍的做得一樣好，所以漸漸的有人特別重視於戒，有的特別重視於定，有的特別重視於慧，對戒、定、慧產生輕重之偏，慢慢的發展成每一個大弟子都有他們的特色。如目犍連是神通，阿難是多聞，舍利弗是智慧，須菩提是解空，摩訶迦葉是頭陀，還有議論特長的摩訶迦旃延。這就是說佛陀當時的弟子們，各有一群一群的弟子。經過一、兩百年發展，解釋的角度漸漸的多出來，還有隨著佛法的傳播到不同地區，漸漸的也根據各地的風俗、語言、習慣及宗教文化背景的需求，因而逐漸形成了各個部派。

首先出現了根本分裂，分爲「上座部」及「大眾部」，之後兩大部又出現多次的枝末分裂。相對於根本佛教或原始佛教，稱之爲「部派佛教」；又相對於後來的大乘佛教，稱之爲「小乘佛教」。其中從上座部分出的說一切有部，自中印度繼續往西北印度發展，先後完成

了以「阿毘達磨」爲名的許多論書。此部派的思想，和後來的小乘《俱舍論》以及大乘瑜伽行唯識學派的思想有密切關係。

初期大乘的般若空性思想，好像是從印度南方發展出來的，而且和大眾部思想有密切的關係，但是尚無明確的證據。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生於二世紀的龍樹菩薩，的確曾弘化於南印度。他所著的《中論》等多部論書以闡明《般若》的空義爲主，基於緣起及二諦的立場，在部派分立之際，積極弘揚大乘空性思想。後人稱龍樹及其弟子提婆一系的思想爲中觀學派。

較龍樹、提婆爲晚的無著、世親，是四世紀末至五世紀的人，世親受到其兄無著的感召，捨小乘揚大乘，此系以《解深密經》等經論爲基礎，開展出瑜伽行唯識學派，弘揚強調緣起自相有的唯識思想。

至於大乘的「如來藏」思想是從哪裡來的？這似乎是在「空」、「有」兩種思想之間的調和。中觀思想偏重於「空」，唯識思想偏重於

「有」，如來藏思想則是兩邊都講，所以有「空如來藏」和「不空如來藏」。

以上三大思想體系，實際上都是從十二因緣發展出來的，緣起論可以說是大、小乘佛教的核心。

佛教可以分爲原始的根本佛教、發展的部派佛教，以及適應時空的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在印度發展到末期，就是大乘密教。因此中國佛教的經典，是以部派佛教所傳的四阿含經以及各部的律、論，這是基礎的部派佛教；同時也把大乘佛教初、中期的「中觀」、「唯識」、「如來藏」的思想陸陸續續的從印度、西域傳到中國。晚期的大乘密教傳到中國的，是以唐朝開元三大士爲主流，弘傳未久便在中國中斷；而到了日本，空海所傳之密教，因以「東寺」爲根本道場，故稱「東密」，以別於天台宗最澄所傳的「台密」。西藏的藏傳佛教，原則上是由印度傳入的大乘密教；藏傳佛教之所以要說勝於漢傳佛教，因爲他們認爲顯教的大小諸乘是

共法，密乘是不共大乘的最上乘法。

佛教的向外發展，其中有一部分傳向南方，譬如：斯里蘭卡、緬甸、泰國，以及東南亞幾個國家。這些地區的佛教，都稱自己屬於上座部佛教。事實上，上座部有一支是向西北方傳，成爲「有部」，向南方傳的叫「分別說系」。當上座部「分別說系」的部派佛教到了南方，產生的變化不多。一位出生於印度的大師佛音（或譯「覺音」），寫了一本著名的《清淨道論》，乃是南傳部派佛教的論書中最重要的一部，在漢傳佛教裡也有兩種譯本，一是宋朝時的翻譯，一是民國時期的譯本，這兩種譯本目前臺灣都有。南方的佛教並沒有像北傳佛教出了很多的大論師和大思想家，因此漢傳佛教的聖典要比南傳巴利藏來得多；《大正藏》的前五十五巨冊，其中包含中國人和印度人的著作。南傳的著作少，有名的論師也不多，至今還保存著印度部派佛教的風格。

藏傳佛教比漢傳佛教優勝的部分，除了邏輯

學及中觀、現觀，主要是受印度教坦特羅的影響，因此有將此時期的印度佛教稱爲「坦特羅乘」或「密乘」、「金剛乘」，已經不是純粹的印度初、中期的大乘佛教。晚期印度佛教的勢力範圍，被復興以後的印度教逼到南方的一個區域流傳，佛教爲了求生存，也不得不適應印度教、適應印度人的需求，所以就密教化了，這對於漢傳佛教、漢文化的環境來講是比較陌生的。而漢傳佛教傳譯了大量的阿毘曇部及律藏的四律五論，卻多是藏傳佛教所未傳的。

元朝時代，藏傳佛教經由蒙古人統治中國而傳到漢地；明朝的時候，藏地的佛教也漸漸的傳到漢地；清朝的時候，原則上滿清政府的皇帝信的是密教，因此在漢地，喇嘛教多半是蒙古族及滿族人在信仰，由於政治上的影響，漢人之中也有一些信仰者，然影響不大。這是因爲漢民族的儒家思想，是以人爲本位，而不是以天、神爲本位的。因此在漢文化的社會裡，藏傳的密教一次一次的進來，總是無法與漢文

化結合。

三、漢傳佛教的特色

漢傳佛教的特色，在於使大乘的佛法跟中國的儒道思想能夠互動，因此上一代的佛教大善知識們，主張以佛學爲基礎，以儒、道二學爲輔助，也就是要精通儒、釋、道三教（雖然儒家和道家的基本教義派永遠是排斥佛教的），就能夠使佛法爲中國人所接受。儒家是入世的，以人爲本的；道家是出世的，以煉仙、長壽、長生不老爲目標；佛教的小乘是以出世（解脫）爲根本，大乘佛教則是以救世爲根本，嚴淨國土，成熟有情，以淨化社會、淨化人心的菩薩道來普度眾生。

1.大乘佛法的極致發揮

中國佛教是把大乘佛法做了極致的發揮，菩薩乘的基礎，必須具備人天的善法，也必須具備修行解脫的法門。人天的善法，即五戒十善，大家很容易懂，大乘佛教講的解脫，跟小

乘相同的是同出三界生死，不同的是「即生死而出生死」，也就是禪宗《六祖壇經》所說的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因此，菩薩的意思是「覺有情」，自覺覺他，又叫做「大道心眾生」。菩薩是要求自己覺悟，同時也要幫助他人覺悟。這個覺悟是知道煩惱是什麼，知道生死是什麼，而鼓勵眾生不要貪戀生死，亦不畏懼生死，不要被這兩重煩惱所困擾，這就是大乘菩薩的解脫，也就是漢傳大乘佛教的特色，而與小乘以出離三界生死的解脫很不相同。

根本的佛法講，聲聞解脫是三生六十劫，辟支佛是四生一百劫，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。漢傳佛教裡的禪宗和其他各宗也都講成佛，但成佛不是那麼簡單的。佛經告訴我們，賢劫一共有千佛，釋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，彌勒佛第五，今後要經過許久許久，彌勒菩薩才下生人間成佛，在龍華三會度眾生。藏傳說的「即身成佛」，那是通過上師加持，修行相應法，成就了與其本尊悲智相應的功德。中國禪宗也講

「明心見性」、「見性成佛」，那是親自體驗到了與三世諸佛一般無二的佛性。漢傳佛教被否定的原因，是因近代漢傳佛教培養專精於漢傳的人才太少，解行並重的人、眞修實悟的人不多見。因爲深入漢傳佛教而能有修有證者不多，自我否定的漢人佛教徒就多了。將來我們法鼓山的僧俗四眾，會不斷的接觸到南傳和藏傳的高層僧侶，一看他們會講、會說、會告訴你怎麼修行，修行什麼法門有什麼好處、什麼成就，就會覺得他們很好。如果我們對漢傳佛教都不會講、不懂得如何修行、不清楚漢傳佛教的立足點，當然就會跟著人家走了。這麼一來，毋須多久，法鼓山就可能變成世界諸宗共住的佛教園區。那似乎也很好，往好的方向瞻望，可能成爲佛教諸宗研究的重鎮，像當年印度的那爛陀寺有中觀與唯識競美，法鼓山則印度佛學系及藏傳佛學系興盛；可哀的是，漢語系的漢傳佛教變成旁落而衰微，又豈是世界佛教的好消息？尤其嚴重的是，漢傳佛教被置於

修學的中心之外，人間性、生活化的禪佛教，也將會在法鼓山的教團中隱退，這絕對是世界佛教的大損失！所以我要再三強調，我們的教團必須站穩漢傳禪佛教的立場，否則世人要學漢傳佛教，只有去日本及越南，或要寄望於中國大陸了。

我也必須在此聲明，我絕對是以印度佛教爲依歸的，我寫《正信的佛教》，是以《阿含經》爲準則，我在臺灣及美國亦開講過數次《中觀論》及《成唯識論》，並且也出版了《八識規矩頌講記》，在佛教的法義方面爲我增長了廣度與深度。所以，我從佛法的普及信仰和生活化的實踐面、適應面著眼，要承先啓後大力維護闡揚漢傳的禪佛教，並不表示是反對其他各系佛教的。

2.大乘八宗

中國從南北朝隋唐時代開始，陸陸續續成立了八個大乘宗派，分別是：三論宗、淨土宗、天台宗、唯識宗、華嚴宗、律宗、禪宗和密

宗。其中，三論宗和唯識宗的思想，偏重於印度哲學，三論宗偏於中觀，唯識宗（法相宗）偏於瑜伽；三論宗帶有一點中國的味道，唯識宗幾乎沒有中國的東西，乃是偏重於學問的，而較少發展教團組織的信仰與實踐。密宗也偏於印度的，故此三個宗派在中國傳了幾代就停頓了。律宗，有專門研究的人，卻沒有一個教團，也沒有多少專屬的寺院和群眾。實際上，中國的律宗自始就不是一個教團的派系，乃是研究四分律的學派，一共有南山、相部、東塔三派，而能夠被延續下來的只有「南山道宣」一派。後代對於戒律的研究，大概都是根據南山律來發揮的（請參閱拙著《戒律學綱要》）。

每一個出家人都要受戒，受戒時就是用南山律，因此在出家人之中也只有少數的律師研究南山律來傳戒、講律。到了明朝，律宗已經斷絕，藕益大師對此著墨甚多。明末，寶華山系統的傳戒規範又復興了，我們現在受的戒就是這個系統傳下來的。它跟早期的南山律是不全

一樣的，因爲中國的律宗沒有一定的寺院，沒有一定的信眾群，雖有傳戒的寺院，未必就是律宗的教派。

天台宗，整合了印度大小乘佛法，也契合了以《法華經》爲根本教典和中國思想的特色，其傳承則是在智者大師之前已有了數代。據說龍樹菩薩是天台宗的始祖，後有慧文和慧思禪師，智者大師乃是第四代。在中國來講，智者大師是第三代，前有慧文、慧思，到了智者大師集其大成。日後，智者大師的學生章安禪師，把智者大師的講錄整理成爲三大部，既是學問的、研究的，也是實修的。因此，天台宗具足了思想性的、組織性的、次第性的，不論教理及禪觀都有極其謹嚴的系統次第，但其派下學者漸漸地多重於教理的宣揚而少重於觀行的修證，故演變成了法義思想的佛教，因此沒有辦法成爲普遍實踐的教團。所幸每一個時代總有幾位研究天台教學的學者，在努力於天台學的註釋及弘講，唯專屬寺院則非常的少。

華嚴宗，出現於天台宗之後，乃是根據《華嚴經》成立的宗派，其源頭也是印度的龍樹，並且跟唯識、天台、淨土都有關係，具組織性和思想性，而把如來藏的「法界觀」發揮到極峰的層次。但是在中國也沒能成爲一個向民間普遍推廣的教團，只有學者們在研究、講解，卻沒有教團組織，其信眾少，正統華嚴宗的寺院也非常之少。因此，所謂漢傳佛教的學問化，固然有三論、天台、唯識、華嚴和律等諸宗，卻只有淨土的念佛及禪宗的「道在平常日用中」，是持久、普遍深入民間的。

不過，提起淨土宗，中國並沒有一個代代相承的淨土教派，不像日本各宗均有固定的寺院，尤其日本的淨土宗勢力非常堅強。日本的淨土宗是教團，創始祖是法然，而後由親鸞新創的淨土眞宗，發展成爲勢力龐大的教團，可以說擁有日本佛教一半的信眾。在中國，淨土宗的寺院很少，我們所看到的淨土宗，都是某個時代某個寺院出了一位倡導念佛的大師，於

是該寺院便在那時代成爲淨土宗的寺院，然而時日一久，也可能轉成禪宗道場，故亦沒有代代相傳。日本的淨土宗寺院則不會因時而異，它一定是一代一代的脈絡相承。

關於淨土宗的發展，日本學者主張，淨土宗是從中國的善導大師開始的，但是中國的蓮宗學者認爲是從廬山慧遠大師結蓮社念佛開始，故推慧遠爲蓮宗初祖，近世的印光大師則被尊爲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。從東晉至民國的一千五百年之間，淨土宗只有十三位祖師，可見不是代代相承，而且這十三位祖師，彼此之間並不一定有直接關係。譬如明末藕益大師之後，一下子就接到了清朝的紅螺（徹悟）大師，接著便是民國的印光大師。其實這都是出於後世學者做的排序，而且，不同的學者尚有不同的排法。這就表示，淨土宗在中國，雖然擁有許多修行淨土法門的人，卻沒有屬於淨土宗傳世不絕的脈絡與教團。

在漢傳佛教之中，擁有僧團和眾多的寺院，

而且重視法脈代代傳承的，唯有禪宗。事實上，禪定是大小三乘的共軌，淨土是大乘諸宗所同歸，淨土皆是諸佛菩薩發的本願所成，願度眾生，就必須要建設淨土，在嚴淨國土的過程中度眾生，在度眾生的過程中嚴淨國土，那個國土就是淨土，所以不是唯有西方的彌陀淨土才算淨土。也不是唯有淨土宗的人才念佛，事實上大乘諸宗都念佛、都信有淨土，禪宗也念佛、也信有淨土。而禪宗是法脈未斷、寺院處處的唯一例外。

3.融合諸宗精華的禪宗

中國漢傳佛教的特色，就是完成於中唐，迄今依舊遍及全國的禪宗。

中國佛教一講到禪宗，大概就是包含了一切宗派。在禪宗的寺院裡，有的研究華嚴、天台，有的研究唯識、三論，也有人研究律，而且禪寺裡絕多數人也是念佛的，以致有參「念佛是誰」的公案話頭。禪宗的寺院也容納了眞言密咒，禪寺常持誦的有：〈尊勝咒〉、〈楞嚴

咒〉、〈大悲咒〉、〈十小咒〉等。因此可說，禪宗乃是成熟而實用化了中國大乘諸宗的精華，也涵蓋了中國大乘諸宗的長處、用處。

太虛大師站在中國漢傳佛教的立場，把佛法根據八宗而歸納爲三大系：「法性空慧宗」、「法相唯識宗」和「法界圓覺宗」。「法性空慧宗」指的是三論宗，由吉藏大師完成；「法相唯識宗」指的是唯識宗，由玄奘、窺基大師完成；「法界圓覺宗」是指法性、法相兩宗以外，其餘六宗皆是法界圓覺。在太虛大師的著作裡，分量最多的即是法界圓覺宗，他個人也是偏重法界圓覺宗的。

印順長老提出的印度大乘佛法三大系，則與太虛大師的漢傳佛教三大系有些不同。他講的三大系，即「性空唯名」、「虛妄唯識」和「眞常唯心」。「眞常唯心」是如來藏系的經論，意思是眞如、如來藏、佛性、法界、法性、實性、實相等，好像即是法界圓覺宗，但不盡相同；「虛妄唯識」是指彌勒、無著、世親的瑜

伽學派；「性空唯名」是指龍樹、提婆、清辨、月稱等的中觀學派。

印順長老是依據經論思想而分析，不是以一宗一派作爲歸類，他是回到印度佛教的源頭予以釐清，哪些屬於「眞常唯心」，哪些屬於「虛妄唯識」，哪些屬於「性空唯名」。他把「性空唯名」作爲大乘佛教的最根本，這跟印度《阿含經》的佛教思想是相通的；但是，印順長老並沒有就把《阿含經》當成最高的佛教，他以「性空唯名」的中觀大乘佛法爲佛的本懷，這跟太虛大師的想法以「法界圓覺（如來藏）」的空有圓融爲本懷是不同的。唯此兩位大師都是思想家，卻皆未能及身組成持續而普及的教團。我則參考了太虛大師及印順長老的偉大思想，站在現代人所見漢傳禪佛教的立足點上，希望把印度佛教的源頭以及南北傳諸宗的佛法作一些溝通，因爲我所見、所知漢傳禪佛教的特色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化世的本懷。

四、漢傳禪佛教的範疇

1.含攝整體的佛法

漢傳的禪佛教，並沒有一定的範圍。天台的《釋禪波羅蜜》說，禪波羅蜜總攝一切波羅蜜，禪既是大小三乘的共軌，漢傳的禪佛教便是含攝了整體的佛法。

我們知道，天台宗、華嚴宗的祖師們大都是禪師，律師們的持誦、禮拜、念佛、打坐，也都是禪定的工夫。要曉得戒、定、慧三學是分不開的。念佛的人，根據淨土經典《觀無量壽經》，觀想的「觀」就是禪，叫「禪觀」。此外，唯識宗的瑜伽師，就是禪師；中觀又叫空觀，空觀實際上是從十二因緣觀而來，是觀行，也是禪觀。密宗非常重視與本尊相應的觀行，離開相應不能叫做密，既然是相應就是瑜伽，也就是禪，可見任何一宗都是禪的內容了。

不知從何時起，有人將禪宗稱作「宗下」，法義之學的各宗稱爲「教下」？其實天台宗主張

教觀並行，禪宗雖云教外別傳，唯從《六祖壇經》就主張「宗通說亦通」的，《壇經》中引用了十來種經證，便是最好的例子（參閱拙作《禪與悟》之〈六祖壇經的思想〉，《法鼓全集》四之六）。所以「從禪（心）出教，藉教悟宗（心）」，是產生全體大小乘佛法的共通因果。

例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思惟的最後，即明心見性，明的是無我心，實際上無我心就是禪心、禪的宗旨。因爲佛悟到無心之後，說出四諦、十二因緣、五蘊、十八界、六度、四攝、三法印、二諦、一乘等佛法，名之爲「從禪出教」。「教」就是佛陀的言教、佛說的法，那是從禪修悟出來的。

然後，我們這些後知後覺的佛弟子們隨佛學法、修行禪觀，經過聞思修證的過程所要達成的目標，是悟得自己的性與三世諸佛的佛性無二無別，因爲佛性即是無我的空性，即是無心，即是禪心，這就叫做「藉教悟宗」。

因此，歷代的禪宗祖師雖唱不立文字，卻留

下了大量語錄文獻，證明他們都是博通內外群書的大學問家，只是唯恐學禪人的執著文字而將心死在句下，故要呵斥那些只知尋文守墨的文字阿師。

從釋迦牟尼佛開始，禪法始終是一貫的，一直到現在爲止，不論是大乘、小乘，都不離開禪法，只有深淺頓漸不同，沒有本質的差異，也就是悟得「無我心」。

漢傳的禪佛教，有廣大的包容性、持久的普及性和高度的適應性，包容適應中國文化，普及於中國社會，也當能包容適應和普及於現代世界的多元宗教、多元文化，又能消化、融合多元文化而成爲人間性的共同文化。

多年來的我，即以漢傳的禪佛教爲背景，將禪佛教的觀念及方法，轉化成一個新名詞，叫作「心靈環保」，又以「心靈環保」爲主軸，來推動「提昇人的品質，建設人間淨土」的理念，再以三大教育來達成此一理念的實現。所以發揚漢傳的禪佛教，乃是我們的命脈所繫。

2.從人本的立場修解脫道

漢傳的佛教是重視於人文的，禪宗就是站在人的本位上修解脫道，來淨化人心、淨化社會，所以在漢民族的社會裡受到普遍歡迎而持久的盛行。其中有沒有怪力亂神、故弄玄虛？《大藏經．史傳部》裡便有一部《神僧傳》，有些修禪的人會現神通，而有神蹟，但是大善知識的禪師是不准玩神通的。《高僧傳》的神異僧之中，雖也有大禪師，但終不是禪師的常範。在禪宗的五家七宗之中，不管哪一家哪一宗，我們看到禪師多少都有神通、感應，但是不會表演和宣傳的。我編的《禪門驪珠集》裡也有幾位禪師曾有神異靈驗，但不是成爲一位偉大禪師的必備條件和範例。由於外道也有神通，所以不是因有神通而能成爲一代宗師、禪師的。

漢傳佛教的本質是人本的。可惜到了明末之後，因爲當時部分禪師的腐敗，嘴上講公案、弄禪機、耍嘴皮，生活行爲都不像是個比丘，

致使明末四大師的憨山、紫柏、蓮池、藕益都對當時禪宗的人士沒有好感，而持批評的態度。他們都是禪師，卻不承認自己是禪師。那不是禪宗不好，而是當時自許爲禪師的人，多半沒有眞正實踐漢傳的禪法。但是，中國佛教的特色是屬於人間性的，以人爲本位的，也可以說這是漢傳禪法的特色。目下臺灣宗教界，標榜是禪師的人也不少，正統佛教的及外道的都有，因此我在國際間是知名的禪師，在國內我則寧可被稱爲法師。

五、法鼓山所弘揚的禪佛教

佛法的源頭是從釋迦牟尼佛而來，最基礎的聖典是《阿含經》；我們法鼓山的禪法是結合了《阿含經》，並且運用中國禪宗的特色，而貼切、適應著今天的時代環境，在態度上是開放的，在觀念和方法的立足點上，則本於中國的禪宗。

法鼓宗的漢傳禪法究竟是什麼？便是我經過

數十年的熏聞、閱讀和實修，將佛教的來龍去脈釐清整合，其間陸續出了幾本書，如在《禪的體驗．禪的開示》分爲四篇，第一篇是非常精要的基礎方法，並且有系統的介紹中國禪宗的傳承和禪宗歷代祖師最精彩的部分。這本書主要是根據日本駒澤大學忽滑谷快天教授的《中國禪宗思想史》，內容涵蓋了從印度禪到中國的禪宗；另有三篇是我的禪修指導開示。如果有興趣的話，尚可以參考《聖嚴法師教默照禪》以及英文版《牛的印跡》（*Hoofprint of the Ox*，中譯本由商周出版公司出版）。

我把漢傳禪法的臨濟及曹洞兩大宗，既分流又合用，也就是將大小乘次第禪及頓悟禪，與話頭禪及默照禪會通，因應不同禪者的需要或不同時段狀況的需要，彈性教以適當的方法，以利安心。而其宗旨，則皆匯歸於話頭或默照的祖師禪，是跟平常人的現實生活密切結合的。在傳承之時，原則上兩脈並傳，亦可視因緣而傳其中的一脈。

立足於漢傳禪佛教的基礎上，不棄學術思想的研討，不被言教文字所困囿，活用印、漢、藏三大主流的各派佛學，才是無往而不利的，也是可以無遠弗屆的；又因我們承繼了中國禪宗臨濟及曹洞兩系的法脈，所以名之爲「中華禪．法鼓宗」。

六、建立「法鼓宗」之原因與目的

提出法鼓宗的原因有二：

1. 因法鼓山的禪法，繼承了臨濟、曹洞兩大法脈的合流，所以必須重新立宗。指導學者，則仍可單傳一脈或兩脈並傳。而修學者若能於其中一流得力，則另一流亦必得力，所謂「一門通，門門通」。

2. 因法鼓山的禪法，是整合了印度及漢傳諸宗之同異點，並且參考現今流行於韓國、日本、越南的禪法，乃至南傳內觀法門、藏傳的次第修法，重新整理漢傳佛教的傳統禪法之後的再出發。因爲是在承襲傳統禪法之外又有創

新，所以必須重新立宗。

創新的內容，例如本書〈承先啓後〉一文中所說：將傳統的話頭和默照禪整理後，除了保持頓悟法門的特色，也在頓中開出次第化的漸修法門。並且將禪修過程由淺入深，分成四個階次：散亂心、集中心、統一心、無心，每個階次各有修行及進階修行的方法。（參考第8頁）

提出「法鼓宗」之目的有二：

1. 使禪佛教與義理之學互通。

2.使禪佛教與世界佛教會通，並且接納發揮世界各系佛教之所長。

例如本文〈三、漢傳佛教的特色・融合諸宗精華的禪宗〉所說：「我站在現代人所見漢傳禪佛教的立足點上，希望把印度佛教的源頭以及南北傳諸宗的佛法作一些溝通，因爲我所見、所知漢傳禪佛教的特色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化世的本懷。」（參考第44頁）

再如本文〈五、法鼓山所弘揚的禪佛教〉：「立足於漢傳禪佛教的基礎上，不棄學術思想

的研討，不被言教文字所困囿，活用印、漢、藏三大主流的各派佛學，才是無往而不利的，也是可以無遠弗屆的。」（參考第51頁）

所以，提出「法鼓宗」之目的，可說是爲了期勉法鼓山的僧俗四眾，以復興「漢傳禪佛教」爲己任，擔負起承先啓後的使命和責任，以利益普世的人間大眾。

七、問答

問：禪宗的禪是如來藏系統，見性之後有個東西在，這是流弊。師父以後要不要再講「如來藏」？修禪的人是否都該去念佛？

師：修禪的人不一定都要念佛去！明末因爲禪宗的弊端很多，以致大師們不承認自己是禪師。蕅益大師本來是學禪的，後來棄禪而念佛去了。清朝時期的禪宗人士，大致上都會念佛，念佛之後參話頭，參「念佛是誰？」。

如來藏系統不一定有流弊，所謂流弊是

說，有一樣東西叫做如來藏，很容易跟外道的神我混淆。如果對佛法的知見很清楚，就不會有問題；如果對佛法的知見不清楚，很容易出岔子，自己有一點小小的身心反應，就以爲自己已經見到佛性了，其實可能只是光影門頭中的幻影、幻覺；最多是有統一心的經驗，便以爲是與三世諸佛把臂同行了。

佛性無相，自性是空。若還有執著在，執著自己的經驗，很容易未證謂證，那就是執著如來藏而可能產生的流弊。但是如來藏本身並沒有問題，此請參考拙著《華嚴心詮》第四章第五註「如來藏」條，有較詳細的說明。

問：禪宗的精華是人間性，因此未來禪宗開悟的機緣、機鋒的形式，還要不要沿用下去？這是讓人產生興趣的地方，也是讓人感到神祕的地方。

師：中唐到晚唐之間，禪宗的祖師們對修行相

當有深度的人或者是根器特利的人就用機鋒。如果是剛開始學禪，既沒有工夫、根器又鈍的人，而套用過去人的語錄機鋒，那就像東施效顰、鸚鵡學人講話，完全沒有用處。機鋒本身不是問題，問題在於老師與弟子之間用之得當與否而已。

如果不用機鋒，就老老實實從基本的禪觀方法學起。天台止觀是可淺可深的，一般的中國禪者，若不從調五事及具五緣做起，便得有老師指導參究話頭，因此天台的教觀及華嚴的心境，是禪者必須借力的。可見不講「如來藏」的方便，漢傳禪法的無念無住無相是不易著力的。

中國禪法的發展也有幾個階段，請參考拙著《禪的體驗．禪的開示》。從達摩開始，進入純禪時代，在這之前，用的是禪數方法，近於禪定學，六祖惠能以下，則用禪機的禪學，唐末以後是綜合諸宗的雜修時代，南宋之世，禪宗中興，則出現了

默照與公案話頭的禪風；禪宗之前的禪數方法是修九次第定的禪法，達摩二入的理入，及惠能的即定即慧，是頓悟禪（祖師禪）。其實此一頓悟禪，與天台《摩訶止觀》的「觀不思議境」相同。

問：請師父簡單的講解今天的主題「禪佛教」的定義和範圍？

師：廣義來講，所有的一切佛法都是禪佛教，「從禪出教，藉教悟宗」，所有的佛法都不離禪法；狹義來講，就是漢傳的禪宗佛教，禪宗雖含大小諸宗的基礎及其精華，歸納起來就是法鼓宗的默照禪、話頭禪。

問：師父剛剛提到法鼓宗的禪是接續《阿含經》，又說我們所提倡的不是中國禪宗的禪，我想問的是：中國禪宗的禪是奠定在《般若經》的基礎上，《般若經》是否也是法鼓山的基礎之一，是不是我們只納入《阿含經》？

師：我沒有說我不提倡中國禪宗的禪，而是不

同於光說不練的口頭禪或狂禪，乃是宗說具通的禪。達摩禪法是從如來藏系統的《楞伽經》出發，五祖、六祖都講《金剛經》，由於如來藏的佛性，即是《般若經》的空 。

問：這是接續著般若思想？

師：對！《阿含經》只講緣起法，沒有講空性。空性是般若、中觀依緣起思想而發展出來的。《阿含經》講緣起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；這個佛是什麼？是空性，是一切諸法的自性本空！

問：我們所使用的方法如參公案、話頭之類，原本來自禪宗的基礎，現在加上《阿含經》的內容，則所體驗到的會不會和過去不同？

師：《阿含經》並沒有講什麼公案、話頭，也沒有講默照、見佛性。我們在方法上有話頭、有默照，在觀念上有佛性，這就不同於《阿含經》。但是此二法門探索其源頭，

確是《阿含經》宣說的緣起，即無常、無我、空、得解脫。若背離了《阿含經》的緣起法（即我認知的「見法即見佛」的「佛性」），便不能算是佛法了，然而漢傳的禪佛教具有包容性、消融性，以及對於人間社會的適應性，因此法鼓山要堅持漢傳佛教的立場。

《阿含經》所代表的素樸性、人間性、實用性，是無可置疑的，然其涉及安心法的次第禪定，則非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能體驗的；所以禪宗將禪修的工夫，運用到擔水砍材、飲茶喫飯等平常生活中，乃是佛教傳到漢地之後不得不然的發展，這也是《阿含經》所未能見到的特色。

（此文於2004年9月23日、9月24日、10月7日、10月21日分成四次對法鼓山僧團大眾講出，復於2006年3月20至25日刪修增訂。復經果徹、果見、孟穎三位僧俗弟子校勘補正，迄同年7月8日定稿。）

法鼓山全球通訊錄

【國內地區】

- **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**
  電話：02-2498-7171 傳真：02-2498-9029
  20842新北市金山區三界里七鄰法鼓路555號
- **農禪寺**
  電話：02-2893-3161 傳真：02-2895-8969
  11268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65巷89號
  11268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112號（汽機車入口）
- **中華佛教文化館**
  電話：02-2891-2550；02-2892-6111 傳真：02-2892-5501
  11246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76號
- **雲來寺**
  電話：02-2893-9966 傳真：02-2893-9911
  11244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186號
- **法鼓德貴學苑**
  電話：02-8978-2081（法鼓山世界青年會）
  電話：02-2381-2345（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）
  電話：02-8978-2110（法鼓文理學院推廣教育中心）
  10044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77號
- **安和分院**
  電話：02-2778-5007~9 傳真：02-2778-0807
  10688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10樓
- **天南寺**
  電話：02-8676-2556 傳真：02-8676-1060
  23743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二段138巷168號
- **齋明寺**
  電話：03-380-1426；03-390-8575 傳真：03-389-4262
  33561桃園市大溪區齋明街153號
- **齋明別苑**
  電話：03-315-1581 傳真：03-315-0645
  33050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361號
- **臺中寶雲寺**
  電話：04-2255-0665
  40756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37號
- **臺中寶雲別苑**
  電話：04-2465-6899
  40764臺中市西屯區西平南巷6-6號
- **南投德華寺**
  電話：049-242-3025；049-242-1695 傳真：049-242-3032
  54547南投縣埔里鎮清新里延年巷33號

法鼓山全球通訊錄

- 臺南分院
  電話：06-220-6329；06-220-6339 傳真：06-226-4289
  70444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159號14樓
- 雲集寺
  電話：06-721-1295；06-721-1298 傳真：06-723-6208
  72242臺南市佳里區六安街218號
- 紫雲寺
  電話：07-732-1380 傳真：07-731-3402
  83341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忠孝路52號
- 信行寺
  電話：089-225-199；089-223-151 傳真：089-239-477
  95059臺東縣臺東市更生北路132巷36或38號

【海外地區】

- 美國紐約東初禪寺
  TEL：1-718-592-6593 FAX：1-718-592-0717
  E-MAIL：carolymfong@yahoo.com
  WEBSITE：http://www.chancenter.org
  ADDRESS：90-56 Corona Ave., Elmhurst, NY 11373, U.S.A.
- 美國紐約象岡道場
  TEL：1-845-744-8114 FAX：1-845-744-8483
  E-MAIL：ddrc@dharmadrumretreat.org
  WEBSITE：http://www.dharmadrumretreat.org
  ADDRESS：184 Quannacut Rd., Pine Bush, NY 12566, U.S.A.
- 美國加州洛杉磯道場
  TEL：1-626-350-4388
  E-MAIL：ddmbala@gmail.com
  ADDRESS：4530 N. Peck Rd, El Monte, CA 91732, U.S.A.
- 北美護法會伊利諾州芝加哥分會
  TEL：1-847-219-7508 FAX：1-847-824-6466
  E-MAIL：ddmbachicago@gmail.com
  ADDRESS：1234 North River Road, Mt. Prospect, IL 60056, U.S.A.
- 加拿大溫哥華道場
  TEL：1-604-277-1357 FAX：1-604-277-1352
  E-MAIL：info@ddmba.ca
  WEBSITE：http://www.ddmba.ca
  ADDRESS：8240 No.5 Rd. Richmond, B.C. V6Y 2V4, Canada
- 北美護法會安省多倫多分會
  TEL：1-416-855-0531
  E-MAIL：ddmba.toronto@gmail.com
  WEBSITE：http:// www.ddmbaontario.org
  ADDRESS：1025 McNicoll Avenue,Toronto ON M1W 3W6,Canada

法鼓山全球通訊錄

- **馬來西亞道場**
  TEL：60-3-7960-0841 FAX：60-3-7960-0842
  E-MAIL：ddmmalaysia@gmail.com
  WEBSITE：http://www.ddm.org.my
  ADDRESS：Block B-3-16, 8 Ave., Pusat Perdagangan SEK.8, Jalan Sg. Jernih, 46050 Petaling Jaya, Selangor, Malaysia
- **新加坡護法會**
  TEL：65-6735-5900 FAX：65-6224-2655
  E-MAIL：ddrumsingapore@gmail.com
  WEBSITE：http://www.ddsingapore.org
  ADDRESS：38 Carpmael Rd., Singapore 429781
- **香港護法會—九龍會址**
  TEL：852-2865-3110；852-2295-6623 FAX：852-2591-4810
  E-MAIL：info@ddmhk.org.hk WEBSITE：http://www.ddmhk.org.hk
  ADDRESS： Room 203 2Fl., Block B, Alexandra Industrial Building 23-27 Wing Hong Street, Lai Chi Kok, Kowloon, Hong Kong（香港九龍荔枝角永康街23-27號 安泰工業大廈B座2樓203室）
- **香港護法會—港島會址**
  Tel：852-3955-0077 Fax：852-3590-3640
  ADDRESS：2Fl., Andes Plaza, No. 323 Queen's Road West, Hong Kong（香港皇后大道西323號安達中心2樓）
- **泰國護法會**
  TEL：66-2-713-7815；66-2-713-7816
  FAX：66-2-713-7638
  E-MAIL：ddmbkk2010@gmail.com
  WEBSITE：www.ddmth.com
  ADDRESS：1471. Soi 31/1 Pattnakarn Rd., 10250 Bangkok, Thailand
- **澳洲雪梨分會**
  TEL：61-4-1318-5603 FAX：61-2-9283-3168
  E-MAIL：ddmsydney@yahoo.com.au
  WEBSITE：www.ddm.org.au
- **澳洲墨爾本分會**
  TEL：61-3-8822-3187
  E-MAIL：info@ddmmelbourne.org.au
  WEBSITE：www.ddmmelbourne.org.au
  ADDRESS：1/38 McDowall Street Mitcham VIC 3132, Australia
- **英國倫敦聯絡處**
  E-MAIL：liew853@btinternet.com
  ADDRESS：London Branch 28 the Avenue, London NW6 7YD, U.K.

法鼓法音 ❻

法鼓山的傳承

承先啟後的中華禪法鼓宗

出版推廣：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
地　　址：10056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48之6號2樓
網　　址：www.shengyen.org.tw
電　　話：（02）2397-9300
傳　　真：（02）2393-5610
結緣書服務專線：（02）2397-5156~7
ISBN：978-986-7033-62-8

著　　者：聖嚴法師
企畫選編：法鼓山文化中心
特此感謝：禹利分色製版　贊助製作
二版 1 刷：2015年3月
版權所有．請勿翻印

敬邀您來贊助「聖嚴教育基金會」各項弘化推廣工作
郵政劃撥帳號：19960123
戶名：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